

西湖国际中国语言学丛书

现代汉语的 历史研究

远藤光晓 石崎博志 ◎主编



XIANDAI HANYU DE
LISHI YANJI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西湖国际中国语言学丛书

现代汉语的 历史研究

远藤光晓 石崎博志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 / (日)远藤光晓, (日)石崎博志
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308-14041-6

I. ①现… II. ①远…②石… III. ①现代汉语—文集
IV. ①H10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566 号

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

远藤光晓 石崎博志 主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周晶晶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14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041-6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XIANDAI HANYU DE
LISHI YANJIU





序

远藤光晓

“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工作坊”于 2013 年 7 月 6 日至 7 日在日本琉球大学举办。18 名参加者中,有 4 位中国学者和 3 位韩国学者。本书收载全体与会学者与 1 位未能莅会的奥村佳代子老师的论文,共 19 篇。

遵循王力、刘坚、蒋绍愚等代表性中国学者的见解,“现代汉语”包含清代在内,一直到 21 世纪的现在。在清代汉语和 20 世纪以后的汉语之间有一系列差异,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民国时期的汉语和 20 世纪后半期的汉语之间也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种认识还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

将近 30 年以前,我有机会听到老舍 1928 年在伦敦录音的汉语灵格风唱片,他把动词后和句末助词的“了”有时发成 le,有时发成 liǎo,于是我求出其中分辨规则写成论文。从那时候起我就对早期现代汉语的音韵发生兴趣,收集了一些西方汉语教科书之类的材料。其中,艾约瑟对北京话声调的描写和现代北京话有较大的差异,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

2009 年 9 月份,我在韩国全州又石大学参加了第一届译学书学会年会,有幸认识了朴在渊教授。那时他把近著《汉语会话书 1910—30 年代旧活字本 9 种》(朴在渊、金雅瑛著,首尔:学古房,2009 年)赠送给我。浏览此书,了解到早期现代汉语在词汇、语法方面都和当代汉语有相当大的差异,至此深感有必要全盘综览晚近时期的汉语研究情况。

2010 年 5 月 2 日至 5 日,在韩国牙山鲜文大学举办了为期 4 天的“清代民国

时期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正式论文集《清代民国汉语研究》(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美奈子编,首尔:学古房,2011年),内容包括:清代民国时期的本土资料、满汉资料、蒙汉资料、西方资料、日本唐话资料、日本近世汉文资料、官话国语资料、吴语和粤语早期文献等领域的概观以及涵盖朝鲜资料、琉球资料在内的个案研究共34篇文章,其中有24篇由日本学者撰写,6篇由中国大陆学者撰写,3篇由韩国学者撰写,1篇由中国台湾学者撰写。同时还出版了《清代民国汉语文献目录》(远藤光晓、竹越孝主编,首尔:学古房,2011年),收录范围为:本土资料(日本的研究)、官话国语资料、满蒙汉资料、唐话资料、日本的汉语教材(明治至昭和初期)、琉球资料、泰西资料、北方资料、吴语早期文献资料、客家语早期文献资料、闽语早期文献资料、粤语早期文献资料、外来词、韩国对清代民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及中韩翻译文献(文学部分)和中韩翻译文献(非司译院系汉语会话书)。由于朝鲜资料方面已经有《韩汉语言史资料研究文献目录(稿)》(远藤光晓、伊藤英人、竹越孝、更科慎一、曲晓云编,收入远藤光晓、严翼相编《韩汉语言研究》,首尔:学古房,2008年)和《译学书文献目录》(远藤光晓等编,首尔:博文社,2009年),因此没有收录进去。

这个研讨会是该领域空前规模的活动,作为其成果的两部书便于了解清代、民国汉语概貌和相当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以往的研究。

先于此,2008年11—12月,当时任教于南京大学的汪维辉教授访问日本。以此为机缘,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我们那时候欢乐的学术交流景象活现在汪教授的《后记》里。该书收录的资料大都是清代中后期成立的。

有了这些背景,我感觉到再次举办类似性质的聚会有意义,但这次会要开得小一些,也便于筹备和举办,于是称作“工作坊”,意思是重视实质性的报告和讨论。会址定为琉球,因为琉球是唐话资料的一个故地,有历史意义。有幸得到琉球大学的石崎博志先生的赞同,还有他的同事金城ひろみ老师的协助,会议顺利举办。石崎先生还做了论文集的编辑工作。我还要感谢所有与会者,因为该会虽然没有预算,一切费用自理,但有很多同仁踊跃参与,国外学者还大都带家属过来,一起度过了格外愉快的时光。

对我个人来说,在这次准备论文的过程中,20多年来的疑团豁然解开,了解到艾约瑟的方言描写不仅没有错,而且还能从中归纳出声调历时研究上非常重要的演变定律,这让我有手舞足蹈的感觉。

开完会以后,我和汪教授商量,论文集最好能在中国出版,因为中国毕竟是中国语言学的本土。于是汪教授乐意把此书出版计划介绍给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宋旭

华编辑。宋编辑不仅答应出版这种带有国际性和学术前沿性的成果,还提议作为系列丛书出版。我特别感激他,因为这正是我从很久以前就希望能有的条件。汪教授最初建议的丛书名称是“国际汉语研究丛书”。这当然是个很不错的方案,但我还希望包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在内,就成为“国际中国语言学丛书”了。但这个名称显然不合适,因为我又不能冒昧地自称为代表“国际中国语言学”的大学者。于是想到在前面再加上“西湖”两个字,名曰“西湖国际中国语言学丛书”,“西湖”就是浙江大学出版社所在地杭州的象征。

其实,我和杭州的缘分还不浅,1982—1984年我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向派遣单位日本文部省提交的研究题目是“中国历代首都音系的成立过程”,实际上做的是南宋故都临安也就是杭州话的调查研究。留学两年期间,我到过杭州4次,最后一次是1984年夏天,进行了一个半月的方言调查。当时杭州大学不接受外国留学生,在杭州,留学生能住的院校是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名称是“中国美术学院”)。在那年暑假,我白天整日调查杭州话,每天都出现疑难问题,苦于难以确切把握并理解方言现象;到了傍晚,吃晚饭以前一定要去就在学校旁边的西湖,信步走到白堤、苏堤,冷静一下发热的脑子。西湖的姿态每天都不一样,就像正在调查中的杭州话一样,这一天以为捕捉到了真面目,另一天又有截然不同的面貌。通过那一次方言调查,我体会到了语言研究的困难。杭州西湖就这样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意味着年轻学徒修行的圣地。中国的众多方言及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变体就像西湖千变万化“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姿态一样,是我们永远认真细致地追求的对象。

愿“西湖国际中国语言学丛书”以本论文集为良好的开端,能陆续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2013年11月16日

附记:在编校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研究生李雪敏同学的协助,并承蒙浙江大学出版社周晶晶编辑的精心照顾,谨致谢意!

目 录

序.....	远藤光晓(1)
--------	---------

总 论

现代汉语“语体词汇”刍论.....	汪维辉(1)
试论清代满汉合璧会话教材的汉语性质	
——以《满汉字清文启蒙·兼汉满洲套话》为例	竹越孝(21)
关于正音资料的几个问题	石崎博志(31)
通过语言接触所产生的语言变化的因素	
——以上海方言的语音演变为中心	姜恩枝(45)
清东陵满族乡语言调查记略	陈 晓(53)
汉语相关资料的数据化尝试	
——“CSAC 典藏文献数据库”与“汉语教材数据库”	冰野善宽(67)

个案研究

修改本《韵籁》内容初探	曾晓渝(76)
新发现之汉语俗语、惯用语集《中华正音》.....	朴在渊(96)
浅论马礼逊汉语著作中的数量(量词)表现.....	盐山正纯(115)
唐话资料史中的《唐韵三字话》	
——与其他资料中三字语句的比较	奥村佳代子(131)
琉球官话课本的词汇分类	
——以《琉球官话集》为例	金城ひろみ(146)
《社会小说北京》起点类介词研究	干野真一(152)
《官话指南》里时体标记“了”的用法特征	下地早智子(165)
《官话急就篇》《急就篇》词汇比较研究	
——以两书“名辞(单语)”部分为中心	姚伟嘉(172)

历时研究

北京话的特点

——围绕太田博士提出的七个特点…………… 山田忠司(191)

近 150 年来汉语各种方言里的声调演变过程

——以艾约瑟的描写为出发点…………… 远藤光晓(199)

清代吴语文献中的拟声词…………… 三木夏华(229)

初期现代汉语口语教材的词形探讨…………… 金雅瑛(236)

汉语新词“银色”的诞生…………… 赤平惠里(254)

现代汉语“语体词汇”刍论

汪维辉

引言

语体和语体语法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如胡明扬 1993,陶红印 1999、2004,潘文 2006,方梅 2007,陶红印、刘娅琼 2010a、2010b,张伯江 2007、2012,冯胜利 2010、2011a、2011b、2012、2013,等等)^①。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唐松波(1961:15)就对语体问题作过精要的论述:“语体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内运用语言特点所形成的体系。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词汇和熟语材料的选择上,其次是语法结构,最后是语音手段的选择。……决定这些差别的因素是交际的对象、交际的目的以及具体的内容。因此,语体又叫做功能(或职能)语体。”按照冯胜利先生(2011a)的最新定义,所谓“语体”,是“指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基本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据此,正式与非正式、典雅与通俗这两对彼此对立而又相互依赖的范畴可以看作语体机制的基本结构”(提要),所谓“语体语法”,“指的是‘为表达某一语体的需要而生成的语法’。就是说,语法为语体服务,语体促生语法(或格式),于是形成语法和语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2011a:6)。语法和语体的关系就是“不同的语体[(±正式)和(±典雅)]有不同的语法(亦即语音、词汇、句法等不同法则),不同的语法反映了不同语体(不同对象、场合、内容等)的需要”(提要)。冯先生所说的“语法”是广义的,包括语音、词汇和句法,他的文章中所举的例子也涉及这三个方面,不过侧重点还是句法,而其他学者谈到“语体语法”则一般都仅指句法。所以如果我们把“语体语法”作狭义的理解(下面提到“语体语法”和“语

^① 吕叔湘(1944)、唐松波(1961)和朱德熙(1987)都是早期论述语体问题的重要文献,不过这个问题形成研究热点应该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

法”,都是狭义的法),那么有“语体语法”,当然也就有“语体词汇”,而且语体与词汇的关系更密切(唐松波 1961,李如龙 2007 等)。但是跟“语体语法”相比,对“语体词汇”的研究显得冷清多了。

一 什么是“语体词汇”

按照上述冯胜利先生对“语体语法”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所谓“语体词汇”就是“为表达某一语体的需要而产生或使用的词汇”。语体与词汇的关系是: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词汇反映了不同语体的需要。换言之,词汇是有语体属性的,语体不同用词不同,不同的词用于不同的语体。

词汇的语体属性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而是词汇学研究中一直受到关注的老问题,一般表述为“语体色彩”或“语体风格”,最常见的是“口语”和“书面语”^①两分法。《现代汉语词典》对一些词就标注了“〈口〉〈书〉〈古〉〈方〉”的语体特征。

不过冯胜利先生对语体的分类有不同的看法,他主要从“调距”的角度把语体分为“俗常体、正式体、庄典体”^②三大类,请看他给出的两个示意图(见图 1 和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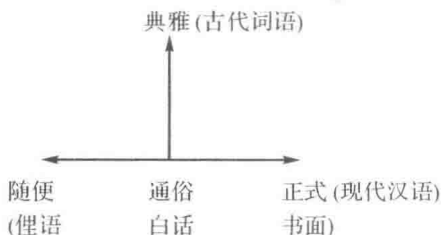


图1 语体结构示意图(冯 2010: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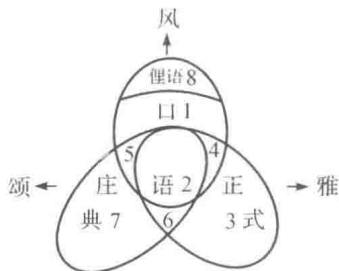


图2 语体要素交叉匹配模式图(冯 2013:8)

① 吕叔湘先生(1944)称为“口语”和“笔语”。

② “俗常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名称取自冯胜利(2012)。

根据图2,冯先生(2013:8—9)把“三体交叉匹配类型”细分为八种,我们可以将它概括为五体,每一体都有属于该体的词汇,这就是现代汉语的“语体词汇”:

A. 俗常体。用于非正式的日常口语的词汇,其典型成员是“俚语”词汇(即图2中的8部分)^①。

B. 正式体。用于正式的书面语的词汇(下面第三部分将详细讨论)。

C. 庄典体。用于典雅的书面语的词汇,也就是古语词。

D. 兼用体。二体兼用的词汇,包括俗常体与正式体兼用、俗常体与庄典体兼用和正式体与庄典体兼用,如图2中的4、5、6部分。

E. 通用体。各体通用的词汇,如图2中的2部分。

A—C体都是原型范畴,各体内部存在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的差异:有的词语非此即彼,绝不用于其他体,即图2中的三个角(1、3、7部分),是典型成员^②;有的则主要用于此体但并非绝对不用于彼体,就是非典型成员。

但这只是根据冯胜利先生的看法对词汇的语体属性作出的分类,事实上词汇的语体分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给词(义项)标上语体属性会碰到两个绕不开的难题:一是词汇的语体属性究竟应该怎样分类?二是词的语体属性并不总是清晰的,而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下面先说第一个问题。

语体分类是个棘手的问题,各家看法很分歧,还牵涉到语体和文体的关系等问题。上述冯胜利的分类是一家之说,主要从“交际距离远近”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张伯江(2012)则认为,“远和近其实也难有客观标准”,他提出了“说话人对听话人的熟知程度”这个维度。陶红印(1999)则着重介绍了英国应用语言学家 McCarthy 和 Carter(1994)提出的两个分类角度:传媒(medium)和表达方式(mode)。可见语体的分类涉及很多因素^③,各家的视角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分法,不大容易统一;而且从理论上说,语体的类型是无穷多的(陶红印 1999),所以如何全面、科学地给语体分类,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基本问题,关键是分类的角度和标准如何确立。^④

① 胡明扬(1987:30)列举了一些北京话和普通话不同的常用语汇的例子,可以参看。

② 其中8又是1中的最典型成员。

③ 大的范围大致不出唐松波(1961:15)所说的“交际的对象、交际的目的以及具体的内容”三个方面。

④ 张伯江(2007:2)说:“我们想指出的是,任何一段现实的语言材料,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其语体特征,也就是说,都是不同特征交汇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简单化的认识,也许都会导致我们迷失了我们使用这种语言材料时候的原本目的。”

综观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各家公认的最基本的语体区分还是口语体和书面语体两分法。唐松波(1961:15)指出:^①

现代汉语的语体总的可以分为两大类:谈话语体和文章语体。前者可以简称为谈话体,后者简称为文章体。不少人曾经混淆了谈话体和口语,文章体和书面语的区别。口语和书面语应该指的是使用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思想的两种形式;而谈话体和文章体却指的是运用语言时一系列的差异。

唐松波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分为“谈话体”和“文章体”,显然比“口语”和“书面语”更科学。因为假如“口语”是指用语音说出来的话,那么“口语”也可以很不口语化,比如陈建民(1984:1—2)把“口头形式出现的话”分成七种类型:(1)日常会话(包括问答、对话);(2)在动作或事件中作出反应的偶发的话;(3)夹杂动作的话;(4)毫无准备地说一段连贯的话;(5)有提纲的即兴发言;(6)离不开讲稿的讲话;(7)念稿子。其中(6)、(7)两种就跟一般理解的“书面语”没什么差别。反之,如果“书面语”是指用文字写下来的话,“书面语”也可以很不书面语化,比如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相声脚本和俞敏先生的学术论文^②,等等。有时甚至根本无法归类,比如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除了“删除重复跟整理句法以外”,基本上是演讲录音的如实转写(参看该书序),在演讲现场,它当然是“口语”,可是印成书,却变成“书面语”了。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虽然“口语”和“书面语”是两个内涵模糊的术语,有其不够科学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不纠缠于字面,这两个术语的所指大致上还是清楚的,所以大多数语言学家都用“口语”和“书面语”的二极对立来指称最重要的两种语体区分。我们主张仍然采用“口语”和“书面语”这两个已经约定俗成的名称,而把它的内涵界定为相当于唐松波(1961)的“谈话语体”和“文章语体”。

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口语体和书面语体内部都可以再分类^③,但是具体怎么分,各家的意见也很分歧,有待进一步研究。吕叔湘先生(1944)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

所以,每个时代的笔语都可以有多种,有和口语大体符合的,有和口语距离很

① 下划线为引者所加。下同。

② 如俞敏(1992)等。

③ 参看陶红印(1999:17)等。

近的,也有和口语相去甚远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笔语虽然一种挨一种,构成一个不断的系列,但是当中也未尝不可划出一道界限:听得懂和听不懂。虽不完全相符而仍然听得懂,只是“走样”而已,听不懂则是“脱节”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把一个时代的笔语(文字)分成两类,凡是读了出来其中所含的非口语成分不妨害当代的人听懂它的意思的,可以称为“语体文”,越出这个界限的为“超语体文”。

吕先生关于笔语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系列”的论述很给我们以启发。其实口语和书面语都是原型范畴,内部都有典型成员、非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别,口语和书面语也是一个“连续统”,中间没有截然的界限,而是存在灰色的过渡地带。

再说第二个问题。

现代汉语的口语词汇系统和书面语词汇系统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两者有交集,但是也有重要的区别^①,应该分别进行研究。^② 比如人们常说“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词为主”,这话对书面语大致是适用的,但用于日常口语就不一定符合实际了。

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有的分得很清楚,学者们举过很多例子^③,这里补充一个实例:

这次演讲开始的时候,总题里头的“跟跟”两个字曾经引起了不少的兴趣跟疑问^④。当晚就有报馆打电话来问,题目里有没有错字?我说没有。等会儿又来电话问,要是没有错字,那么那两个“跟”字怎么讲?我说第一个是大“跟”字,是全题两部分的总连词;第二个是小“跟”字,是“跟语言学有关系”修饰语里头所需的介词。能不能省一个?我说不能,省了就念不通了。可是啊,夜里编辑部换了班儿了,他们拿稿一看:也?怎么两个“跟”字?又来了个电话,问是要两个“跟”字吗?我说要。您不是懂德文吗?这题目用德文讲也可以说“die Sprachwissenschaft mit der Sprachwissenschaft verwandten Fragen”,不是有两个“mit”吗?结果第二天登出来居然登对了。可是有些报没打三次电话的,还是登错了。

我引这个例,表示这一系列的演讲是讲语言的,不是讲文字的。尽管通行的文

① 可参看李绍林(1994)的相关论述。

② 李如龙(2007)甚至认为“口语词和书面语词不仅是语体、语用的差异,而且是汉语词汇的两大造词系统的差异”,强调应该分别进行研究。

③ 比如吕叔湘《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国文杂志》3卷5、6期合刊,1946年)举过两对例子:怱怱一揠掇,症结一病根。

④ 引者按:指第一讲的题目“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些问题”。

字里不用“跟跟”，甚至连一个“跟”都少见，可是北京口语里最常用的是“跟”，所以就让它去“跟”去了。（赵元任《语言问题·序》）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现代汉语的连一介词^①，北京口语里最常用的是“跟”，而书面语却是“和、与、同”。在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的“跟”一个也没有，连词主要用“和”，而“与”和“同”则主要用作介词，这可以代表当代汉语正规书面语的用词情况。估计其他年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之类的正规文体情况也差不多。^②

类似的例子有表示被动的介词“被”和“让、叫、给”，胡明扬（1993）指出：

书面语有不少“被”字句，甚至有“他这次被选为市长”这一类句子。但是口语中根本没有“被”字句。口语中和“被”字句的表达功能差不多的“让”字句、“叫”字句、“给”字句在用法上也和“被”字句不完全一样。^③

又如口语中的合音词一般不用于正式书面语体，如“别”、“甭”等。香港地铁广播“请勿靠近车门”（粤语），转换成普通话得说成“请不要靠近车门”^④，而不是“别”。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却是分不太清楚的，而且经常会发生变动，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要在词典里给一个个词标上语体属性，困难是很多很大的，往往吃力不讨好，很容易让人挑毛病。^⑤说到底，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标注的语体属性至多只是一种倾向性而已。

① 这是江蓝生先生给起的名称，参看江蓝生《汉语连一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

② 干野真一（2013：138—139）对《小额》、《北京》、《离婚》三部北京话小说中“跟”、“和”、“同”三个词的用法做过统计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③ 陶红印、刘娅琼（2010a）对相关研究的介绍和他们自己的调查大体都支持这一结论。

④ 或者仍用文言词“勿”。感谢史文磊博士提醒这一点。

⑤ 1996年出版的第三版《现代汉语词典》取消了1983年版的〈口〉标注，据编者的说明，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二版所标的原是北京口语，这些词语有“不少也见于书面文字，不只限于口语了”，一是“有些词使用范围也不好确定”（韩敬体《〈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概述》，《辞书研究》1997年第1期），就反映了这种困难。参看李如龙（2007）。但是取消并不是办法，所以后来又恢复了。

二 如何研究“语体词汇”

语法与语体的关系,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和讨论,思路已经逐渐清晰: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语法,语法规则的描写必须放在特定的语体中才有效;“把不同语体的语法混在一起,不仅得不出规则,反倒混淆了事实的真相”(冯胜利 2013:12);“任何严谨的语法学家如果打算忽视语体的区别而提出汉语语法的规律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提出自己的依据来”(陶红印 1999)。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进展,比如胡明扬(1993)论证了“非谓形容词”基本上是书面语现象;陶红印(1999)发现了“操作性语体”(如菜谱、说明书等)多用“将字句”的事实,并把“将”和“把”的主要区别归结为简练和非简练、“文气”与非文气的区别;沈家煊(2002)则进一步论证了“把字句”的根本作用是用于主观表达。^①又如张伯江(2012)把老舍话剧《茶馆》的文学脚本跟为此剧拍摄的故事片作了逐句的对比,“发现演员在把文学脚本实现为演出语言过程中,在忠实于脚本的前提下,做了不少进一步口语化的处理”,揭示出“名词短语里‘的’字的隐现”、“动词词尾‘了’和语气词‘了’的语体偏爱”和“‘把’字句的选用”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这些成功的研究案例使人们认识到了语体对语法研究的重要性,颇富启发。冯胜利(2012)还提出了探索“形式—功能对应律”的语体语法研究思路。

跟语法相比,词汇与语体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语体属性方面,每个词几乎都有自己的“个性”,必须一个一个地处理,而不像语法研究那样可以概括出若干条规则。所以研究语体词汇,最管用的办法也许是在词典中给每个词的每个义项标上语体属性,比如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全面标注这一项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给少数词标注“〈口〉〈书〉〈古〉〈方〉”的语体特征。事实上这样的词典已经有了,这就是仓石武四郎先生所著的《岩波中国语辞典》^②。这部辞典根据“硬度”把汉语的词(具体到义项)分为11级^③:

- 上5:古代典籍中的词语,偶尔被引用出现于耳听的词语中,例如:史册,千秋;
- 上4:虽然是古代典籍中的词语,但是混用于耳听的词语中,例如:枝头,饰词;
- 上3:学术用语或其他专用词汇,一般不是广泛使用的,例如:圆周率,唯物

① 参看张伯江(2007)的介绍。

② 承蒙远藤光晓教授告诉我这一信息并赠送我一部《岩波中国语辞典》,笔者深表感谢。

③ 见《序说》第16页。在辞典里,每个义项的词性后面用上标或下标数字表示,0级则不标。

史观；

上2：出现在文学作品等的词语，例如：阴暗，瞭望；

上1：在广播、电视、演讲等场合说的词语，例如：不但，开始；

0：极其普通的词语，例如：给，报纸；

下1：不太正式的场合使用的北京话词语，例如：开火儿，反劲儿；

下2：北京土话俚语，例如：露怯，翻锅；

下3：特殊社会中伙伴间使用的词语、隐语等，例如：票友儿，口儿上；

下4：骂人话（包括字面上不是骂人话但是别人听了会引起不快的词语），如：死王八皮，矗个儿(chuògèr)；

下5：北京以外的方言流入北京话中的词语，如：撒烂污，呀呀唔。

下面是一些词条的例子^①：

赤〔形〕⁵ 红色。近朱者～。 (70 页)

持〔动〕⁴ 拿。不论～着怎样充足的理由。 (70 页)

呈子〔名〕³ 诉状。 (68 页)

诚心〔名〕² 真心。〔副〕² 真心地，诚恳地。 (68 页)

成药〔名〕¹ 已经调配好的药。 (68 页)

成天〔名〕终日，整天。～念书。～的皱着眉。 (68 页)

撑死〔动〕¹ 因为吃得太饱而死。〔动〕¹ 勉强塞进(肚子里)。〔副〕² 表示最高限度；至多。→撑劲儿(68 页)撑劲儿〔副〕² 表示最高限度；至多。～也不过两千块。 (67 页)

吃瘪子〔动〕² 碰到不如意的事。你他妈的吃了瘪子啦。 (70 页)

车房〔名〕³ 车夫们住的地方。 (64 页)

扯淡·扯蛋〔动〕⁴ 胡说八道，胡扯。你不要～，说正经的吧！别瞎～！别人的～事。扯了一天淡。扯什么淡。 (64 页)

吃不消〔动〕⁵ 受不了。 (70 页)

仓石武四郎先生的做法无疑是一个创举，意义深远；可惜的是，他的这部辞典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很少有人知道^②，以至于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没有一

① 原文用日语释义，这里翻译成汉语。承博士生今村圭君帮助翻译，谨致谢忱。

② 大约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介绍这部辞典的文章，当时觉得很有意思，所以留有印象。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记忆已经十分模糊，连最关键的一些信息也记不清了，此次为了写作本文，委托友生铃木史己君在日本帮我查找这样的辞典，怎么也查不到。直到远藤光晓教授告诉我这一信息，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当年引起我兴趣的那部辞典啊！